

## 【寿郊】黍离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4220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42200>.

Rating:	<a href="#">Explicit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殷寿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/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寿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 , <a href="#">妲己</a> , <a href="#">姜王后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8 Words: 24,644 Chapters: 1/1

## 【寿郊】黍离

by [yuechuyudongshan](#)

### Summary

前往冀州的路上，殷郊提出可以作为父亲的军妓。

含发郊、彪郊和mob郊

1.

殷郊收到了一张献上来的平整兽骨，上面用小刀绘制了一场大战的情形。

这样的画殷寿那里收到过许多，殷郊跟着也看了不少，这块兽骨画得很精致，而让殷郊格外欢喜的是，这与以往的那些画都不同，这人将他画在了殷寿的身边。

殷郊把玩着巴掌大的兽骨，一边看，一边竭力绷住嘴角，装出严肃和平常的样子来。但他装也装得不太像，那嘴角数次挣脱肌肉控制，顽强的向上翘起来。

那人自知献宝拍对了马屁，想求个轻快些的职位。殷郊以往都是巧言推脱，但这块兽骨他实在是喜欢，于是板起脸，让那人先下去。

那人离去后，他终于不用压抑情绪，在账内转来转去的傻乐。

过了片刻，他复又低头看向兽骨，想将这样难得的宝贝也献给父亲看看。

他走到殷寿的营帐外，听到里头的父亲正烦躁不安的说着什么，账内的其他人不敢反驳，诺诺应是。

殷郊此刻终于想起来了，那个遥远的、歹毒的叛徒，无数次的打败了帝乙的攻势，帝乙便要派出父亲去遥远的冀州征战。

父亲为了这件事，已经连着数日烦躁不安、食不下咽。

他握着兽骨，想了想，还是离开了。

2.

殷寿不会违抗帝乙的命令，他带上了质子旅，以及殷郊，动身前往寒冷彻骨的冀州。

质子们很兴奋，路途中的辛劳都被激动的情绪所掩盖，他们可以一整夜的窃窃私语，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勾画出自己最英勇的模样。

殷郊注意到父亲紧锁的眉头和阴沉的脸色，这让他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澎湃的热血都冷了几分。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的坐卧不安，但只有他知道，他心底在酝酿着一个怎样的计划。

他想，行军真的很苦。少年人们彼此作伴，尚且有可以倾诉的人，可父亲始终站在他们所有人的前方，身影如天神般高大雄伟，他理应毫无弱点。但父亲这般的人，又有什么可以倾诉的人呢？

殷郊在一个傍晚打开了父亲的营帐。他跪坐在父亲的几案旁，翻来覆去、心不在焉的整理那寥寥的几个兽骨和织布，殷寿偶尔斜眼看他，默许一般的任由他这样蹉跎时光。

父亲看出来了吗？殷郊的心头有些战栗，他局促的低下头。

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人们不觉殷郊在帐中是一件异常的事，他们一本正经的交代军营中的细则，又恭敬的退出去。直到天色完全黑下去，殷寿才真正转过头来，用一种玩味的眼神打量他。

殷郊不自觉的战栗起来。他从几案前站起身，又跪到父亲身旁，用不同于平常儿子的语气说：“父亲，你可以使用我。”

殷寿的神情有些惊诧，但很快，那张俊美的脸上就浮现出莫名的笑容：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，我的孩子？”

殷郊眨了眨眼睛，刚才那句话将他的勇气和羞耻心耗去了大半，他跪在父亲炯炯的目光下，脸颊完全红了起来，低下头说：“父亲，军中……军中没有女子，但我可以……”

殷寿大笑起来，那短促的三声笑后，他眯起了眼睛，半边身子往后靠去。他打量着殷郊已经算得上是个成熟男性的身躯。

殷郊没穿军中统一制式的铠甲，也没穿厚重的狐裘，他只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袍，衣领开得很大，又在腰间被束了起来。殷寿的目光在那有所起伏的胸膛以及劲瘦的腰上流连，仿佛真的在思考提议的可行性。

殷寿没有动作，他说：“把衣服脱下来。”

殷郊闭上眼，顺从的解开腰带，将白色的织物从肩头剥离，营帐缝隙间透露出的缕缕月光映照在他健硕的身躯上，仿佛披上了一层光。

质子们说笑打闹的声音恰好在此时传来，姬发的声音尤其的大，他在喊他的名字。

殷郊不由得浑身一颤，他正要解下下裳的手也因突如其来的惊醒而顿住了。

殷寿一直半垂的眼睛睁开了，他目光如炬，让殷郊感到无所遁形，他说：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后悔了，就穿上衣服，滚出去。”

殷郊在这样的注视下紧紧握住拳头，又很快松开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父亲。”

他浑身的衣物都被留在了原地，殷寿朝他招手，他赤裸着，顺从的跪在殷寿的面前，仰头展示出脆弱的脖颈。

他闭上眼，感觉到父亲的手抚摸过他的脖子，然后是乳尖。

殷寿布满粗糙老茧的手挑逗的拉扯着他的乳尖，仿佛爱不释手。这感觉让殷郊觉得怪异和刺激，他始终跪得笔直，紧闭双眼，咬紧了下唇，生怕自己发出令人不齿的呻吟。

殷寿一手摸上了他的唇，反复摩挲，让紧咬的牙齿放松。殷郊不都得睁开眼，对上了一双戏谑的眸子。

殷郊方才所有的故作镇定都在此刻崩塌，他羞耻的低下头去，亲吻父亲放在他脸侧的手：“父亲教我。”

殷寿真正的笑起来，他将儿子抱起来放在腿上，衣衫下的性器正与殷郊的相抵。殷郊有些僵硬，但没有挣扎，顺从的被扣住后脑，与殷寿亲吻。

殷郊很乖顺，尽管眼睛里还有着恐惧，但也在尽力配合着这个吻。他的舌尖笨拙的与他纠缠，小心翼翼的舔舐他的牙齿和上颚，在接吻的间隙发出黏糊的喘息声。

殷寿扯着他的头发将他和自己分开，他不至于这么快的就进入情欲的旋涡里，但殷郊的眼神已经有了些迷茫，那张面红耳赤的脸上也仿佛已经沾染了水光。

殷寿恶劣的将手伸向他的腰间，揉捏和套弄那已经硬起来的性器。殷郊的喘息声越发粗重，他却拍了拍孩子的屁股，叫他跪到一边去，教他如何给自己脱下衣服。

殷郊看上去有些神志不清，但还是乖巧的点点头，伸手将父亲的腰带解下来，然后弯腰去亲吻那明显鼓起来的下身。殷寿告诉他这还不够，殷郊便有些费力的去咬那缠绕在一起的绳结。

他实在是不得要领，惹得殷寿有些不耐烦，拍了拍他的脸，自己将下裳解开了。

殷郊在父亲的气味下脸更红了。他茫然的呆在那里，眼神飘忽，不知道该落在哪里。

殷寿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又突然捏住他的脸颊，迫使他张开嘴，将下身塞进他的嘴里。

殷郊的观念中从不包括“口交”这一行为，他下意识的想要往后躲，但殷寿的力气很大，死死拽着他后脑的头发，让他无处可躲。

殷寿只顾自己享受的往里狠禽，全然不顾殷郊的感受，他每一下都又急又狠，殷郊很快哭了出来，眼泪不断的滑过脸颊，发出小兽般的呜咽声。

这样的悲鸣和软弱的抗争让殷寿感到愉悦，他将自己从殷郊的嘴里拔出来，奖励般的拍了一下儿子的脸。

殷郊的眼泪还在不断的往下淌，他克制不住，只能徒劳的用手背将这些液体擦去。

“别用这里哭。”

殷寿这么说着，殷郊心领神会。

他仰面躺下去，对着父亲分开了双腿。但殷寿却不急着直接进行下一步，他抓住殷郊的手，牵引着那有些瑟缩的手指摸到了股间。

殷郊觉得这个姿势分外的羞耻，但他还是按照父亲的指示用手指触碰着自己的后穴，父亲要他将手指全部插进去，他就试探着、磨磨蹭蹭的将手指塞进去。

手指被肠肉包裹着的感觉是完全陌生的，他小心翼翼的在里头搅动，然后又在父亲的要求下塞进去第二根手指。

他余光中看见父亲有些阴沉的目光，吓了一跳，忙强行再塞进去了一根手指，努力的往里按压。

他觉得此刻的时间过得很慢，又似乎很长，包裹着手指的那截肠肉已然湿透了，翕动着咬住手指，淫水便顺着手指的动作往外滴了出来。

酥酥麻麻的奇怪感觉从身后蔓延到小腹，殷郊咬住嘴唇，他感到饥渴难耐，欲望冲上大脑后羞耻心就被彻底忘却。他不由得夹住了腿，不断低声喘息，发出邀请似的低哼。

这模样让殷寿看得兴奋不已，他不由得想起远在皇宫中的、殷郊的母亲，那个端庄肃穆的女人，却可以生出这么淫荡的儿子。

这是一具很容易就被情欲所点燃的身躯，生来就为了行此苟合之事的妖孽。

殷寿抓住那只不断抽插的手，将其按在头顶，殷郊睁开朦胧的眼睛，水光潋滟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情欲，他扭动着身子，张开猩红的嘴叫道：“父亲……”

那双修长健美的腿已经缠上了他的腰，殷寿便毫不客气，对着那处狠狠禽了下去。殷郊的叫声使得他头皮发麻，他的忍耐也早就到了极限，他伏在儿子的身上，将身体里的兽性全部激发了出来，将这具柔软、淫荡的身体折叠成喜欢的角度，发了疯般的往里抽插。

殷郊一边哭一边叫，他很快就哑了嗓子，殷寿见他的声气弱了下去，又猛地将他的身体翻了过去，反抓住他的手腕，咬着他的耳朵问道：“后悔了么？”

殷郊浑身酥麻，他的后穴含着殷寿的一部分，正不断的收缩，还在渴望着父亲更用力的进入，他迷迷糊糊，用带着湿气的嗓音说：“不……父亲……”

殷寿笑了一声，命令殷郊像狗一样趴在地上，用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挨禽。他的确是因为最近的事情憋了许久的火，但军中不方便带军妓，他也就越憋越烦闷，的确需要这样一个身份妥帖的婊子。

殷郊很乖顺，愿意如一个器具般被他禽弄，这一点让殷寿很是满意。

他平常很宠爱这个儿子，不吝与给他一点如小猫小狗般的爱。但始终不能算得上满意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让他对这个儿子有些过分的挑剔。

殷寿便毫不顾及，不在于是不是会出血或生病，既然殷郊自己提出了这个提议，那么就應該承受得住代价。

他用了许多种姿势，但还是最喜欢这个儿子如一只狗般跪在地上的样子，他抓着殷郊的头发，又或者死死掐住殷郊的腰，每一次都能将那漂亮的小腹顶出一个小鼓包。

他大开大合的动了许久，直到觉得差不多了，才射在儿子的肚子里。

这样的一场酣畅淋漓的性事让他觉得神清气爽，他一松手，殷郊就软软的倒了下去，翘起来的股缝间流下一缕白色的液体。

殷寿将他翻过来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殷郊已经晕过去了。

他掐着殷郊的人中将他弄醒，又拿起桌上的酒杯，将里面凉透了的酒液泼在儿子的脸上。

殷郊的脸上还是没有散去的红晕，他此时好像才清醒了一点，艰难的将大腿合拢。

殷寿又恢复了一贯的严厉神情，挥手叫他出去。

殷郊将方才仍在地方的衣物捡起来穿上，他穿得一丝不苟，衣服将身上的痕迹遮得严丝合缝。除却脸上散不开的红晕，就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

他跪下去磕头，给父亲做拜别的礼数。

殷寿觉得他今晚的用途已经用尽，便不再看他，兀自转身，去榻上睡了。

殷郊自己站起身，走了几步觉得别扭，但父亲已经睡了，他只好悄悄叹了口气，一瘸一拐的摸回质子旅的营帐。

3.

殷郊一连发了好几日的烧，殷寿不曾管过，只在心底暗暗嘲笑这个儿子的孱弱。

只不过他病了几日，就落下了几日的操练，他又只好了一点就爬起来借着同质子们一块练习弓箭，头昏脑涨间，难免落了下乘。

殷郊素来平易近人，与质子们同吃同住，往日的比试中往往能甩开其他人一大截，自然不会有人让着他。

殷寿在上头看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殷郊被阳光晃了眼，他感到视线边缘逐渐蔓延上来一层闪烁着光点的黑色帷幕，手中的缰绳也像逐渐失去了实体。他感觉自己不是骑在马背上，而是被马驮着，晃晃悠悠的飘上云端。

“殷郊——”

他听到姬发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呼唤他，但他却没有去寻找姬发的力气。

“殷郊！”

殷郊从马背上往下倾倒时，姬发大惊失色，从校场的另一头狂奔而来，他弃了马，张开双臂将殷郊接在怀里，因重力和惯性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滚了一圈。

马蹄恰好从他们的身上飞跃而过。

姬发喘着气，他心底一阵后怕，忙将迷迷糊糊的殷郊从地上扶起来。后者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但因为连日的高烧，虚弱的将头靠在他的怀里。

他的脸上沾了许多的土，看上去脏兮兮的，姬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被滚烫的温度吓了一跳。

他犹豫着是否要将殷郊抱起来，但很快，他就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了，殷寿迈着与平常巡视军营没有差别的步伐，不急不缓的朝他们走来，在殷郊面前站定了。

殷寿的手中握着马鞭，他居高临下的打量了儿子一眼。殷郊虽昏沉，却对父亲的气息格外敏感，他奋力挣扎着要醒过来。只是在外人眼中，他只不过是扑闪着睫毛。

“还能起来吗？”

殷郊从父亲的话里听不出悲喜，但足够让他感到危机和恐惧，他竭力张开嘴，挣脱姬发的搀扶，“咚”一声摔在地上。

“父亲，我……”

他口干舌燥，一句话也说不完，就再次头昏脑涨起来。

“既然病了，就去帐中休息。”

殷郊在这样无风无浪的语气中微微战栗：“不，父亲，我可以。”

“回去！”

父亲的声音陡然间变得严厉，殷郊被吓得愣住。父亲将他一手扶了起来，转身对仍然跪伏在地的质子们说：“殷郊虽是我的儿子，可我也不会因此厚待他，他在军中与你们一视同仁，吃喝用度，皆是一致。而今日，他染了大病，所以才暂且离开，等到明日！”父亲举起马鞭，“啪”一声抽在地面上，殷郊浑身一激灵，下意识闭上了眼。父亲大声道：“若是还如此懈怠，当行军法！”

殷郊不由得往上看去，父亲高大的身躯被日光渲染得越发伟岸，他张了张嘴，正想说什么，衣领却被父亲伸来的大手抓住，拖进了营帐。

4.

殷郊跪在地上，目光所及只有殷寿落在地上的一双赤足。

他方才喝过药，感到烧已经退了下去，只是精神疲乏，只要一闭眼就会昏睡过去。

他不敢在父亲面前昏睡，强撑着摇摇欲坠的神思，等候父亲的发落。

殷寿喝了口酒，回忆了一番校场上殷郊惨白的脸色，又想起自己在校场上说过的话，心头的恶意便一层层的涌了上来。

他捏住儿子的下巴，和那双迷蒙的眼睛对视一阵，立刻便觉小腹热了起来。

他示意殷郊爬到他身上来，隔着衣物用性器相互磨蹭，殷郊病得昏沉，一举一动都几乎靠着下意识完成，这让他感到舒服，又稍有不足，咬着下唇哼哼唧唧的越发用力。

殷寿被他磨蹭得下身的火越发激烈，他不得不抓住儿子乱扭的身体，将他的下裳除去，使他只着上衣，裸露着一双轮廓健美的双腿。

殷寿还未来得及将自己的衣衫除去，就见殷郊的手已向着下身摸去，捉着自己的性器上下套弄。

殷寿眼神一暗，强行将那双手抓到身后，拆了发带绑住。

殷寿衣饰繁复，脱起来格外麻烦，殷郊反绑着手被冷落在一旁，委屈地凑到殷寿脚边，两腿费力的相互磨蹭。殷寿低头时见他眼眶已经红了，觉得有趣，将他拎起来接了一个绵长的吻。

殷郊在这个吻里得到了安慰，更加软绵绵又涩情的想要将这个吻加深。殷寿在这种时候难得的愿意宠着他，他将儿子抱在腿上，一边耐心回应儿子青涩的吻，一边揉捏着这具美丽的肉体。

他揉捏着儿子的屁股，沾了一点前液充作润滑，让后穴被进入时能够更顺畅和舒适一些。他想象着明日会有的一场惩罚，在今日就对这个屁股格外爱惜。他不断的揉捏和抚弄，使殷郊以为这是父亲的疼爱，埋在父亲颈间撒娇般的呻吟。

殷寿的手指每一次插进后穴中时，都被敏感无比的肠肉热情的紧紧吮吸，离去时又恋恋不

舍，带出一条长长的银丝。

殷寿将手指的淫液涂抹在殷郊的嘴唇上，欣赏那本就红润的嘴唇变得亮晶晶的。他套弄了几下自己的阴茎，使其能完全的挺立。

他对着殷郊的耳朵吹了一口气，使得儿子浑身都战栗起来：“坐上来。”

殷郊下意识的听从着命令，张开双腿向着那根坚硬硕大的东西坐下去，他的后穴虽然已被玩弄得足够潮湿，但坐下去的时候还是难免感到了艰难。他又不肯违抗了父亲的命令，更何况殷寿正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他，这让他更感鼓舞，只好试探着一点一点的往下吞吃。

殷寿只欣赏了他的神色一会儿，就抓起他的头发，使他仰起头，将胸膛送到殷寿的面前。殷寿舔舐着他的胸肌和乳头，舌尖打着圈的逗弄乳尖，不一会儿又用嘴将它含住轻咬。

殷郊觉得这样有些怪异，却也开不了口。他完全的将父亲的阴茎吞了下去，自己再次硬了，等殷寿放开他的头发，他才带了点委屈，埋在父亲的颈侧说：“父亲，我肚子疼……”

殷寿亲了亲他的脸颊，鼓励他动起来，殷郊听话的卖力起伏，希望能早点结束，让肚子里的东西可以早点被榨出来。

他骑得很卖力，但并不觉得那根硕大的阴茎有变小的可能性，殷寿扶着他的腰帮他，但他还是受不了，趴在父亲的胸膛上大口喘气，汗水淌下来和父亲的溶在一块。

他还在夹紧后穴，浑身却脱了力，慢悠悠的摇晃着屁股，求饶道：“父亲，我受不了了。”

殷寿拍打着他的脸颊，语气颇有些轻蔑：“这便受不了了？不是说了要做父亲的营妓么？”

殷郊撑起胳膊想要继续，但他实在是大病初愈，仅有的几分力气也在方才被榨干了。他勉强动了几下，又脱力倒了下去。他射了好几回，父亲的肚子和自己的身上都站满了精液，今晚的父亲堪称慈爱和宠溺，他的胆子就大了些，抱住父亲的腰撒娇：“父亲饶了我吧。”

殷寿冷哼一声，将他提起来压在床头，凑近了耳朵道：“你几日懈怠，我还未曾罚你。”

殷寿感受到儿子的身体登时僵硬了起来，他满意的笑笑，又听儿子说出了更让他满意的回答：“请……请父亲责罚……”

他死死按住儿子，猛力往里撞了几下，殷郊的技巧很烂，他方才其实不大舒服，这下由着自己的心意来，才痛快了一些。

“要接受惩罚，就不许说疼，我打你，你还要说爽，明白了吗？”

殷郊愣愣的，似乎没听明白。殷寿不管他听明白了没有，又是几下抽插后，一巴掌甩在了儿子屁股上。

殷郊疼得大叫一声，第二个巴掌落下来的时候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捏着嗓子发出淫叫。

殷寿对儿子的聪慧很满意，他一边禽一边下了狠手往下打，噼啪声不绝于耳，臀肉被打得通红。殷郊将脸埋进铺着的兽皮里，他不太受得了这样，但又不敢拒绝，一边哭一边大声说想要。

殷寿尤嫌不足，拿了细鞭子来抽打他的后背和大腿，打下去的力道控制的很好，只有一条条红痕，没有血迹。

殷郊在这样的刺激下射了好几回，他抽泣着，手指死死扣住兽皮。殷寿打够了，扔掉细鞭，掐住被打得红透软烂的屁股，往那瑟缩着的洞里抽插。

殷郊仿佛不知道挨打已经停了，仍在抽泣着说想要。殷寿亲了亲他的额头，又压着他猛插了数十下，才放过了他。

殷郊这一次完全醒着，他不太能爬起来，把自己蜷缩成了一团。

殷寿摸着他的脸道：“知道为什么会发烧吗？”殷郊摇头，殷寿于是又说，“每回被禽完了，应该去洗一洗。”

殷郊立刻说自己洗过澡的，殷寿在他耳边笑了一下，他此时的神情就半点也不严厉和戏谑了，而是很认真和慈爱的说：“里面也该洗洗。”

殷郊一脸的茫然，殷寿将他抱起来，放进浴桶里。

水准备得有一会儿了，只残留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温度，殷郊被放进去的时候觉得冷，冷得他差一点又缩起来。但他在父亲的怀里受宠若惊。父亲让他抱住自己的脖子，纡尊降贵的弯下腰，用手指给他清理残余在后穴里精液。

水很冷，殷寿不打算自己也去承受这个温度，儿子跪在浴桶里，努力抱住他低下来的脖子，这个姿势让他正好能将手指探进儿子的后穴里，将射进去的液体引出来。

他只动了几下手指，就看到了儿子感激涕零的眼神。

殷寿站起身，甩了甩手上的水珠，温和的说：“接下来自己洗吧，记得清理干净，不然明日又去不了校场。”他想了想，又笑着说：“今夜就在我的榻上睡吧。”

5.

殷郊醒来时，殷寿已经不见了。大亮的天光昭示着已经不早的时辰，他大惊失色，迅速披衣起身，却在伸出腿的时候感到自腰腹往下，近乎火烧般的肿胀和疼痛。

他咬牙喘气，艰难的爬起来。后穴尤其的疼，他路也不知该怎么走，奇怪的走了几步，抓住帷幔流下了一头的冷汗。

这可怎么办？他不由得有些发抖和恐惧，这样还如何骑马、如何射箭比武？

但不出去更是不可能的，他已经听到整齐的马靴踏在在校场上来回走动的声音。

他咬着牙，低头整理了一番衣服和铠甲，装出不痛的样子，从营帐里走出去。

质子旅在看着他，而父亲，则在背对着阳光的高台上遥遥望着他。

殷郊闭上眼，俯身向父亲请罪：“主帅，我起晚了。”

方才还纷乱嘈杂的校场仿佛一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，殷郊心跳如擂鼓，他低下头，为自己的晚起长跪不起。他没去想其他的问题，如父亲为何不曾叫起他、为何要在昨夜进行那样一场激烈的性事，他只是暗暗自责，竟将昨日的誓言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，以至于连日懈怠，不配为父亲的儿子。

他因强烈的自责而不敢抬头，十指紧紧扣住地面的沙土，父亲的靴子停在了他的面前，他诺诺抬头，想说句什么。

“父……”

他张开嘴，殷寿就一脚踹在他的肩膀上。

殷郊被踹得仰面倒下去，他捂着肩膀在地上翻滚，四肢百骸的疼也在此时被牵引出来，他



痛得想大声惨叫，却又不敢当中露怯，只能将嘴唇咬出血痕。

殷寿慢条斯理的抖开马鞭，他的目光阴蛰，声音也威严雄壮：“你连日懈怠，我也放过了你，可你今天居然睡到日上三竿才起！你如此作为，难道是仗着是我的亲生儿子？”

殷郊又惊又怕，他匍匐在父亲的脚下，艰难想为自己争辩句什么，但殷寿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：“若只会找寻借口，那也不配为我的儿子！当以军法从事！”

殷郊难以置信的抬起头，他眼眶酸涩，嘴唇也微微哆嗦起来。姬发在旁看着，见殷寿已举起了马鞭，他忙推开阻挡在前的人群，跪在殷郊身前：“主帅！殷郊大病初愈，昨日又在校场晕倒，平日里殷郊如何用心，我们都是有目共睹！请……请主帅看在殷郊往日勤奋的份上，饶过他一次！”

陆陆续续又有人为他下跪求情。

殷寿晦暗不定的目光从殷郊的身上滑过，又从这些人身上——看过去。他冷笑一声，将马鞭一把扔在殷郊面前：“有人为你求情，那便免你死罪，赏个五十鞭刑吧。”

众人磕头谢恩，殷郊微微战栗着被人拉起来，脱去上衣，绑在校场的柱子上。

他又一次的感到头昏脑涨了，鞭子“啪”一声落在他的脊背上，抽出一条飞溅着血珠的长痕。他短促的痛叫一声，却在不经意抬头时看到了父亲，后者冰冷的目光让他登时清醒过来，咬住牙再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

鞭子和着凛冽的寒风一道抽打着他的肩背，偶有一两鞭落在屁股和大腿上。他渐渐的撑不住，从咬牙闷哼到神志不清的痛叫。

但在这样的痛苦中，他明白了父亲的用意。

昨夜他撒娇太过，又在比试时输给了崇光彪，他偏偏为此还不曾谢罪。父亲对此不满，他不打算因床第间的关系，就让这个儿子以为可以从他那里多索取点什么。

殷郊浑身没有哪一处不疼，又觉已然痛到麻木。他抬头看父亲模糊不清的身影，眼泪终于滚落出来。

我没有，父亲，我本意就不是为了从你那里多得到什么。

他觉得难过，疼痛也催着他，让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

血腥气让殷寿觉得兴奋，他喜欢呼吸这样的味道。他远远的看着，儿子的眼泪让他觉得轻蔑和丢人，他厌恶的转过身去，不愿再看那种涕泗横流的脸。

6.

崇应彪将一瓶伤药攥在手里，用指腹在瓶身上来来回回的磨蹭。

药是他从北方带来的最好的伤药，他在战场、在训练时受的伤，都曾在这药的作用下止住撕心裂肺的疼痛，又将血肉抚慰得半点伤痕也看不出。

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也眼看着营帐内来来往往的医师。其实平日里殷郊和他们同吃同住，不搞特殊，最近几天不知道怎么的，专门收拾了一个小的帐篷出来供他睡觉。

这个小帐篷实在不怎么样，防风抗寒的能力还比不上质子们用的那个，所以人们只当他染了病怕传染人，没当他在搞特殊。

但今日殷寿的态度让崇应彪满心玩味，总觉得掩盖在暴虐刑罚下的另有其事。

他从箱底翻出来伤药，想去看看殷郊，后者要是不识好歹，他就把药拿走，反正看看热闹，怎么也亏不着他。

崇应彪刚走到那个小帐篷后面，就见姬发像条泥鳅似的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从不远处“嗖”一下钻了进去。

崇应彪不想和他共处一室，蹲在帐篷外听里边的动静，面露鄙夷的想，臭农夫，做出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，谁差他这一时半会儿了？

7.

殷郊过去也不是没有收到过责罚，但为了他在质子旅中的威严和领导地位，责罚往往不会太过于严厉，也会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。

受刑过后，殷郊晕了一会儿，又流着冷汗醒来，以此反反复复数次。

昏迷的间隙里姬发来看他，带了一大包的伤药，揭开盖住后背的渗血白布，“嘶”的吸了口凉气。从后背到大腿，全是鲜血淋漓的鞭痕，新伤叠着旧伤，几乎看不出一块完整的好肉。

他趴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姬发小心翼翼的给他上药，冰凉的药膏让火辣的后背得到了一点暂且的缓解。他将脸埋进枕头里，痛得不住闷哼。

姬发一言不发的给他敷好药包扎起来，才坐到他身旁重重的叹了口气。

殷郊等着他说句什么，但姬发难得的没说话，这让殷郊有些发慌。

“姬发。”殷郊转过脸来，“你说句话。”

姬发垂头丧气的坐着，叹着气说：“说什么？”

“随便说句什么……”

“哦，那……”姬发看着他的眼睛，神色复杂，踌躇了一会儿才道，“别惹主帅生气……”

殷郊张了张嘴，他不确定姬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，这种诡异的感觉令他想要发笑，但笑意只出现了很短暂的一瞬：“嗯。”

姬发对他这个回答颇为吃惊，左右看了看，才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我不觉得你做错了什么，但主帅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自然对你的要求有所不同。所以……别惹主帅生气。”

殷郊点点头，放下心来。

姬发静默一阵，开始念叨起这几日质子旅发生的事，殷郊听得不时发笑，连日来压在心头的沉郁也消散不少。

夜逐渐深了，殷郊的困意渐渐涌了上来，姬发起身回营，在帐篷后蹲了许久的崇应彪才试着站起来。

他蹲的太久，血流不畅，两条小腿登时抓住时机和他闹了起来，又酸又麻的抽搐，痛得他刚站起身就跟头栽倒下去。

他抱着小腿吸气，试图将其掰得能好好活动，但等他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好不容易能站起来时，却听见帐篷里又有新的人声了。

他忙换了个姿势趴着听，那声音却使他心头蓦地一沉。

殷寿不知何时已进了殷郊的帐篷。

崇应彪揉了揉额头，他觉得自己来得实在不是时候，小声替自己的小腿抱怨了一句后，他听到帐篷里传出诡异的声响。

这让他立即警觉起来，他不算不通人事的少年了，质子的惶恐生活里也曾有过相互抚慰，但这声音不该出现在殷郊的帐篷里，更不应该出现在殷寿在场的情况下。

崇应彪捂住嘴，再次蹲下身，竖起耳朵去听。

8.

殷寿也带了药来，将一个小小的盒子放在床头，以彰显恩威并施的父爱。

他来的时候殷郊正要睡，他的手指曲起来，在床头叩了两下，他的好儿子就从朦胧的梦中惊醒，挣扎着要起来行礼。

殷寿按住他的肩膀，让他好好趴在床上。

殷郊觉得后背又开始加倍的疼了起来，他几乎不敢抬头去看父亲，怕自己委屈不甘的神色再次惹得父亲愤怒。

殷寿却将他的脸掰过来，细细观赏这张同自己肖似的脸上丰富的神态。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学会什么叫喜怒不形于色，心中的所思所想，总明晃晃的写在脸上。

殷寿的目光和殷郊的对上，让后者很快惶惶不安的移开视线。

“我今日打你，你很委屈？”

“不敢。”殷郊小声道，“父亲有父亲的道理。”

殷寿笑了一声，掀开白布，看那后背已经包裹好了纱布：“姬发给你包的？”

殷郊说是，殷寿挑剔的看了眼包得很妥帖的纱布，找不出什么问题，只好打开药盒，取了粉末来抖在手臂上一条细小的、已结痂的伤口上。

粉末不知道是什么制成的，撒在已经结痂的伤口上居然还能感觉到火辣辣的疼。殷郊将这疼忍住了，向父亲谢恩。

殷寿将药盒盖回去，扔到一边道：“这药虽然疼些，但是不留疤。姬发给你的如何？只怕是只能止住些疼痛，而不能保证疤痕吧？”

殷郊想起姬发给他涂药时再三吹嘘那药的好处，但他此事不打算反驳父亲，而是顺从的没有接话。

殷寿坐了一会儿，抬手触摸他的嘴唇。

殷郊的嘴唇很干，有许多细小的裂痕，殷寿按上去的时候，丝丝缕缕的疼痛拉扯着心脏疼。

殷寿的指甲破开他上下两瓣嘴唇，用指尖点住湿润温热的舌头，殷郊不明所以，下意识的用舌头将殷寿的手指包裹住。

殷寿用手指玩弄着他的舌尖，又捏住他的两腮迫使他张开嘴，殷寿往里看时，殷郊疑心自己内里的一切都被殷寿明明白白的看了去。

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自然希望你比其他人都强。”

殷寿将指尖的水渍擦在儿子的脸颊上，那上边有一些粗糙的伤痕，在触碰下再次疼痛起来。

“我如何接受得了你比他人更差？你在床上睡了好几日也不起来操练，父亲昨日又说了那句话，今日是一时心急。”

殷郊眼眶酸涩，父亲抚摸着他的脸颊，像在安抚一只小犬。他也就温顺的将头靠在父亲的掌心，闭上眼小心依偎。

他温热的吐息喷在殷寿的掌心，挠得他心底发痒。

“郊儿。”殷寿叫了一声，殷郊在他的掌心睁开眼，眼睛里湿漉漉的。

殷寿捏住他的下巴和他接吻。殷郊今日定然体力不支，殷寿却想叫他尝试一些老练的技巧。

殷郊背后有伤，殷寿没环过手臂去抱他，而是叫他自己支起上身，仰起脖子配合父亲的吻。

殷郊还有些哽咽。殷寿此举让他想明白了，父亲是真的想惩罚和警告他，却也是想要用他来当做赏罚分明的体现。父亲的怒火倾泻到他身上时，与其说是针对，不如说是有着更重的考量。

他对于父亲来说，除了是儿子，更是军中树立威信最好的工具。

他于父亲，还有很好的用处。

殷郊的口腔早就被玩弄得柔软，他心甘情愿的抱住父亲的脖子，学着父亲的样子主动用舌尖舔舐殷寿口腔中的软肉，试探性的吮吸殷寿的舌尖。

他的一切尝试和主动都显得温顺和乖巧，殷寿的一声带着气音的笑，就让他面红耳赤。

他红着脸呢喃了一声“父亲”，将本就赤裸的身体敞开。

殷寿避开了他伤痕累累的后穴，伸手握住儿子的阴茎，熟练的揉搓那团未经人事的性器。这团肉正因为疼痛而瑟缩着。殷寿压住他的后脑，用力吮吸他的唇舌，将里头的汁水勾出来舔舐干净。

两人的唇齿间发出很露骨很响亮的声音，殷郊头一次尝到这样老练的接吻，几乎支撑不住，满身的疼都忘了，弓着腰想射。

殷寿笑着看他，殷郊去摸父亲胯下的那团明显的凸起。殷寿没拦着他，而是继续为他上下套弄着性器。

殷郊感到自己在父亲的手中变得炽热、膨胀，难以忍受的欲望在父亲的挑逗之下升腾起来。

他脑中逐渐空白，一阵炸裂的白光过后，他看到父亲手中满是自己的白浊。

他叫着父亲，有些羞怯和畏惧。

殷寿却好像混不在意，用沾满了精液的手抚摸他胸前的乳。

殷寿的声音温和、低沉，带着蛊惑性：“也帮帮父亲。”

他的儿子英俊、健美，有着厚实的胸肌以及从身躯中所展现出来的源源不断的生命力，他示意殷郊跪下去，将胸膛挺起来。

这是此时唯一堪用的一块好肉了。

殷寿不算温柔，甚至有些粗暴的玩弄着他的胸脯。没有硬起来的胸肌比女人的还要柔软，用两只手往里挤的时候，可以挤出一条沟来。

殷郊不明白父亲想做什么，他只能尽力将身子跪得高一些，好让父亲可以更顺手的玩弄自己。

殷寿抓起儿子的手，让他自己托着胸，把那里挤出沟来。殷郊往上看去，见父亲衣着整齐，只是掀开下裳，将充血的性器露出来。

“跪得更稳些。”殷寿叮嘱了一句，托着自己的性器禽进了那条小缝里。

那条沟还不足以包裹住全部的性器，但殷寿的撞击很猛烈，常常撞到殷郊的下巴上，又时不时的会碰到凸起来的乳粒。

在这样的姿势下殷郊诡异的萌生出与父亲十分亲近的感觉。这让他觉得刺激，跨间已经射过一次的性器再次翘了起来。

他逐渐发出情热和舒爽的喘息，热气喷在父亲的跨间，他自己的下巴上一片水光淋漓。

殷寿插了许久，终于濒临射精，发了狠的去掐殷郊的胸，殷郊射了两次，不由得张大了嘴喘气。他正艰难喘息间，却发觉殷寿放开了他的胸，一股精液浇在了他的脸上。

有不少落进了他的嘴里，殷郊显然还没反应过来，茫然的咂了一下嘴，伸出舌尖将嘴角的一点精液也舔了进去。

殷寿紧盯着他的舌尖，忍了又忍，才转过身去将泡在水盆里的毛巾拿来，给他擦拭脸颊，以及通红一片的胸膛。

殷郊感到身体已经疲乏至极，却不敢有稍稍的放松，仍努力挺直了肩背。他有些明白父亲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了，对外一定要英勇无比，战无不胜，而对着自己的父亲，最好如一只小狗般的驯顺。

殷寿将他的脸颊和胸膛擦干净，又转身去换了桶水，用来擦洗下身。

殷郊困得眼睛也睁不开，殷寿将他抱到床上，将染了一点血的被子给他盖好。

“明日准你休息一天，睡吧。”

殷郊迷迷糊糊的接口道：“多谢父亲……”

殷寿没再看他，而是自顾自的转身，朝着自己的营帐走去。

9.

崇应彪在呼啸的北风里蹲了许久，蹲到浑身都快丧失知觉，才看到殷寿从帐篷里走出来。

他又等了一会儿，确认真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了，才做贼似的钻进殷郊的帐篷里。

殷郊爬在床上，睡得很熟，鸦羽般的睫毛轻轻合拢。崇应彪总觉得那两扇睫毛比平日里更浓密，他凑上去看了看，发现那睫毛果然是湿润的。

他发现了一个殷郊和主帅的大秘密，压得他心头发慌，一会儿难以置信殷郊居然会和自己的父亲有着这样的关系，一会儿嘲笑他给父亲当姘子。

纷纷杂杂，理也理不清的心绪，让崇应彪不知道应该如何再看殷郊，他有些庆幸殷郊此时睡着了。

他将手中伤药放在床头，见上面已经放满了大小不一的药瓶，显然是不同的人送的。于是方才那些乱七八糟的心绪都没了，崇应彪找到了自己一贯很熟悉的情绪——嫉妒。

果然，殷商的王孙、殷寿的儿子，有的是人来关注他、来爱他。

崇应彪紧盯着那些药罐，仍有心头的嫉妒肆意翻滚，直到殷郊发出一声朦胧的闷哼。

他吓了一跳，忙转头去看。殷郊没醒，只是在睡梦中皱眉，陷在难耐的疼痛中。

崇应彪小心翼翼的靠近，鬼使神差的伸出手，碰了碰殷郊的睫毛。

那睫毛动了动。

崇应彪登时缩手跳起来，他仿佛收到了极大的惊吓，抓住碰了殷郊睫毛的手落荒而逃。

10.

殷郊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父亲专属的营妓，他身份妥帖，进出都不会引人怀疑，更何况他足够的乖顺和懂事，不会借着这样的关系去多要点什么。

前往冀州的路途在稳定而快速的进行着，殷郊日日宿在殷寿的营帐里，遣退侍从。起初还有些流言，后来父子的几次声明，让这些流言也没有了。

但大战的时间越临近，殷寿也就越发的分不出心神。他心烦意乱，更顾及不上殷郊的感受。他往往在白日校场上教导殷郊的骑射，又铺开地图教会殷郊各种行军打仗的事宜。殷郊听得很认真，他在这种时候是很得父亲心的，毕竟一个勇武善战的儿子，总能让父亲感到欣慰。更何况如殷郊这样能文善舞的孩子，若是寻常人家，便是父母吹嘘和骄傲的资本。

而到了无人打扰的夜里，哪怕为了行军而车马不停，父亲也会将他拉上放下了帷幕的马车，将他按在木制的围栏上，从后面享用他。

殷郊担心被人发现，往往要塞进几根手指在嘴里，将所有的声响生生咽下去。殷寿痛快过后将他的手指从嘴里取下来，能发现一圈小小的血痕。

殷寿说过他两次，见没什么效果后索性采用更简单的方法，他抓着儿子的头发，将他的脸压向胯间，一点点吞吃殷寿的性器。

殷郊一开始舔得很艰难，皱着脸想方设法的将那团硕大的性器全咽下去，尽管时时不能成功。

殷寿不着急的时候也能任由他这样慢腾腾的磨，反正他儿子的口腔温暖湿润，技巧虽然青涩，但胜在诚恳和努力。

但有时候殷寿没什么心情，勃起了许久还没能被殷郊完全吃下去，他就抓起儿子的头发，顶着胯往里凶狠的操干。殷郊的脸皱成一团，发出小兽一般的呜咽声，眼眶很容易就湿润了。殷寿很喜欢观察他这个样子，射出来后还要用龟头在他的喉咙间蹭几下才算尽兴。

他的孩子会乖乖的合上嘴，等着父亲随手扯给他一张绢布，让他把嘴里的东西吐出去，再将嘴擦干净。但偶尔殷寿也不会有这么慈爱的时候，他自己舒服后就挥手赶殷郊下车，让

他只能含着父亲的液体，恭恭敬敬的退出去。

有时战事逼迫，殷寿白日里也要将儿子召到军帐里来，匆忙的舐过儿子的嘴后就不再管他，自己去处理一些繁忙的公务。殷郊趴在一旁，觉得饥渴难耐，又不敢去打搅父亲，一边庆幸父亲没赶自己走，一边脱掉裤子，将手指伸进去玩弄自己。

他自己这样的玩弄并不太能很快的释放，有时殷寿忙完了，转头见他还趴在一边，已将自己玩得湿润无比，甚至于无意识的发出迷乱的哼声。

殷寿抓着他的脚腕将他拖过来，殷郊短暂的惊叫一声，迷蒙的叫着“父亲”。

他等了太久，对父亲的进入渴望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地步，几乎看不出平日王孙的矜贵模样，而是摇着屁股求父亲舐他。

殷寿将儿子的一条腿抗在肩上，一边往里插一边抽打儿子的屁股，殷郊抽抽搭搭的叫，浑身的羞耻全忘了干净。

殷寿将他的屁股抽打得红肿透亮，好像再用一分力就要出血了。殷郊擦干净脸上的泪水和身上的精液，想照往常那样行礼过后就退出去，殷寿把他叫住，拿出药膏示意他趴到自己的膝盖上来。

这个姿势自童年过后就没有过了，殷郊此时意识回笼，就觉得有些羞耻，他顺从趴下去，将红肿的屁股露在父亲面前。

殷寿手指沾着药膏，塞进前不久才舐过的后穴时很顺畅，他拍着儿子的腰，叫他放松些。

殷郊于是可以的吐出一口气，将腰和后穴放松，让殷寿可以转着圈的将药膏在他的肠子里抹匀。然后又给他的屁股和一些大大小小的伤痕上药。

“接下来几日睡在质子那里。”殷寿将残余的药膏抹在儿子的后背上，虽然抹完了药，却难得的没直接将他赶下去，“过几日开战，养好身体，也鼓舞士气。”

“是。”殷郊忙应下来，他哭过的眼睛转过来看着父亲，有几分可怜，让殷寿难得的对他起了几分怜惜。

殷寿捧着他的后脑和他稍稍亲吻，没让他直接走，而是搂着他睡下。

殷郊虽然高，可身量是个少年，在父亲这里还是矮了一点，他躺在父亲的臂弯里，像找到了儿时的梦。

11.

殷郊对那场大战的记忆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更深刻一些，他很坚定的认为是这场战争将一切都改变了。

但无论如何，这场大战是结束了，夜里被锁到父亲营帐里的，是苏全孝那大难不死的妹妹苏姐己。

殷郊对此本有些疑惑，他有太多对于战争胜利的喜悦想要和父亲分享，但无论是想要独自疗伤的父亲，还是吵吵嚷嚷的质子旅，都让他没工夫去纠结这一细小的变化。

他沉浸在战胜后的喜悦以及英雄凯旋的喜悦中。

但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太久，作为他祖父的帝乙和作为叔父的殷启在一夕之间去世，他父亲成了王，而他成为了太子。

先王之死、祭祀自焚，一切的变化纷纷杂杂，父亲……又或者改叫父王了，这些时日独居摘星楼，没召过他见面。

骤然大变让他心中焦躁不已，索性整日和许久不见的母亲待在一块，陪她抚琴读书。

姜王后的指尖触碰着他脸上的伤疤，眼中有星光流转。

殷郊握住母亲的手，对她笑了笑：“母亲，没疼过了。”

“如何能不疼呢？”姜王后将忧心收敛起来，她是个聪慧明秀的女人，今日发生的事，让她敏锐的看到了往后可能发生的许多事，“你父亲一贯是很能下得了手的。”

殷郊对这句话不置可否，女人的指尖很凉，他用掌心暖着她：“我去见父亲。”

“别去了，你今日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你父亲正猜忌你呢。”

殷郊在母亲的面前总是忍不住更温柔一点，他轻轻柔柔的说话，眼神清澈又含着光：“我是真心替父王赴死，父王岂会不知？”

母亲忧愁的目光没有和他对视，而是落在了他脸颊上的伤痕：“你不了解你的父亲……”

殷郊没有接下这句话，他冲母亲笑了笑，与其相似的眉眼上凝着月光：“我去将父王请来，我们一家团聚。”

殷郊转过身，脸上的神采暗了下去。父王的确如母后所说的那样在猜忌他，他怎会不知道呢？他只是如母亲一般，将忧虑努力收敛。他感到委屈和惶恐，却又不敢让母亲知晓，他的惊惶无处可说。

他转身而去，走过曲折的围墙，白色的衣袍抚过静谧如水的月光，仰头看见一只狐妖。

12.

殷郊始终不知道，在他热切的注视着父亲的背影时，父亲也会看着他的。

在父亲的眼里，殷郊是耀眼而炽热的阳光，有着花团锦簇的漂亮，配得上一切美好的事物。

他是独子，这个结果是殷寿刻意造成的。在殷郊刚从母亲的腹中诞生的时候，殷寿抚摸着妻子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缓慢而坚定的说：“我们只要一个孩子。”

那时候他还有着刚为人父的新奇，和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充满的期待，他怨憎着自己的父亲和兄长，他不想自己的孩子如自己一般。姜王后——彼时还不是王后的姜氏——将手盖在他的手指上，温温柔柔的冲他笑。

他一开始的确很想养好一个孩子，他学着帝乙对殷启的那样，把孩子放在怀里，教他舞剑和骑射。可殷寿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家庭，人没有从父辈那里学到的东西，以后要再想学就很难了。所以他的温情很罕见，大部分时候是为了将有用的人心笼络起来。他暗自蛰伏，要的是父兄死于非命，好夺走他们的王位。

殷郊很好，殷郊没什么不好的，在他说出那句“请父王传位于我”时，殷寿虽暴怒，却也冷静后想了想，觉得未必不可行。

他这么想着，又想到龙德殿上被妲己附身的殷启一剑刺穿帝乙的胸膛，以及冀州路上，殷郊跪在他身下承欢。他感到自己是一团带着血色的雾气，狰狞着想要吞噬一切，不惜犯下杀父弑君的大罪也要夺得的王位，他的孩子为何就能那么轻易的得到呢？



殷郊持剑闯入摘星楼，质问苏妲己为何会在他的床上。

殷寿在误以为这个孩子要杀死自己的惊惧后，诡异的兴奋起来，很好，殷郊也在父亲的面前挥起剑了，怎么不算是一种同罪呢？

“滚出去！”

他怒吼，殷郊倔强的仰头看他，甚至甩开了姬发来拉他的手。

殷寿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笑了，这个孩子，一点也不像他，他身上没有被寄生上难闻的死气，也没有大商血脉里的狠戾，他在爱意中诞生，又在细心照料的爱中成长，纯粹坦荡得如高悬天边的明月。

凭什么他不能成为这样的人？凭什么他的太子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？

殷郊——包括姬发都没意识到父子之间早就变了，他不是个单纯的父亲了，君父君父，自然是先君臣后父子，他们夜闯摘星楼，就不是父子之间的问题，而是君臣谋逆的问题，太子不明白么？

狐狸跳下床，躲到柱子后看发生的一切。殷寿揪住殷郊的衣领，挥手让姬发滚出去。

姬发不敢停留，咬咬下唇，不断回着头离开了。

殷郊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，但那只狐妖造成的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还不绝于耳。他在父亲的桎梏下艰难的喘了口气，咬牙道：“父王，那是苏全孝的妹妹……”

殷寿只皱了皱眉：“闭嘴。”他在心底暗自嗤笑，笑这个傻孩子居然还将苏全孝当做兄弟。

殷郊在朝歌卸去了铠甲，殷寿有些粗暴的拉扯开他白色的长衣，将那副熟悉的身体展露在自己面前，这不知死活的孩子还在倔强的抗争：“她为什么……”

殷寿拍了拍他的脸，将他的下巴捏起来：“好了，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？”

殷郊含着水光的眼睛瞪视着妲己，后者一点也不畏惧他，躲在柱子后冲他眼波流转的笑。殷郊愤愤不平，抓住殷寿的袖子道：“孩儿看见一只狐妖闯进了摘星楼，担心父亲的安危……”

殷寿冷笑一声：“哪有什么狐妖，你看错了吧。”

“不！不可能看错！”他正要接着争辩，就被殷寿捏住脖子，一把扔在了床上。

他咳嗽着仰起头，殷寿掐住他的脸颊，凶猛的亲吻他。

殷郊被吻得呼吸不畅，脸憋得通红，殷寿有意让他闭嘴，松开他的嘴让他喘口气的同时，又开始揉捏他的乳粒。殷郊始终感觉到这个房间另有其人，他睁开眼，果然见苏妲己不知何时趴在了床边，好奇的打量他。

殷郊满面羞红，他甚至顾不上身体的刺激，颤抖着问：“为何她在这里？”

“郊儿在意？”殷寿笑了，他挥了一下手，苏妲己就万分留恋的从床边站起来，隐进层层帷幕中，“我让她走了。”

殷寿方才刚与苏妲己欢愉过，此时半点也不着急，他像是抚摸一头幼兽般抚摸殷郊的头。殷郊满身的暴躁很快散去，他跪在父亲腿边，带着孺慕蹭父亲的手。

他闻到房间里有浓重的腥味，这味道让他焦虑和困惑，父亲不允许他想太多的事情，用赤

足踩住他的下身。

殷郊在冀州之行中被驯养得很敏感，他在父亲的脚下喘气，不自觉的贴着父亲的小腿蹭，殷寿被狐妖伺候过了，冷眼看他如何讨好自己。殷郊到底是在父亲面前不敢造次，红着眼叫了声“父亲”。

殷寿把脚挪开，朝他张开双臂。

殷郊骑到父亲怀里，抱着脖子和他接吻，舌尖挑逗的在殷寿的口腔里勾连辗转。他有些急切的想要展示这些日子来的学习成功，接吻时不断发出“啧啧”的响声，听得人面红耳赤。

殷寿扶着儿子的腰，眯眼看儿子因意乱情迷而绽放出艳丽的身体，他恶劣的令儿子自亵，直到他的乖儿子将精液射出来，又抬起迷蒙的眼睛看他。

“乖孩子。”殷寿拍了一下他的屁股，笑着道，“好了，你该走了。”

殷郊乖乖的从父亲的腿上下来，滑到地上，跪坐着穿衣服。他认死理的又转过脸来说：“父亲，若是发现有妖孽，定要传唤我。”

殷寿觉得他有些烦，捏住他的下巴冷冰冰的左右打量。这孩子长开了，容貌上和他越发相似，但这种天真的神色让他觉得不该出现在自己儿子的脸上。

恰巧此时，有人通传，北伯候之子崇应彪求见。

殷郊一下子慌了神，他忙伸手去够扔在一旁的衣服——去冀州的路上，殷郊也染上了一些殷寿的坏习惯，总在性事开始前将衣物随手乱扔——殷寿将那堆衣服一脚踢开，将他提到床上，用一床薄被盖住他。

崇应彪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奇怪的味道和氛围，他自知来得不是时候，跪在君王身前时几乎不敢抬头。

他混乱的汇报了自己该说的事，就想赶紧离开。殷寿狼一般的眼睛却锁定了他，嘴角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，慢腾腾的踱到他跟前。

“冀州大战，你杀了多少人？”

崇应彪惊喜的抬起头，又在和殷寿对视的前一秒将头垂下，他想起自己在庆功宴那日兴高采烈的宣布，却无人应答的尴尬和失落：“回大王，有……五十人。”

他头顶传来一声赞许的笑，崇应彪有些激动的咬住下唇，听到殷寿说：“不错，不比太子杀的人少。你……想要什么赏赐？”

“不……不敢要赏赐！”他惊喜的大声道，“谢大王夸奖，大王谬赞了！”

“我没有夸你什么。”殷寿拿起床头的酒器喝了一口，神态就有些醉了，他掀开了一角床榻上的薄被，露出一只浑圆的屁股，“来试试么？”

崇应彪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，他吓得俯身在地。那一看就是个男子，臀肉紧绷，因紧张和恐惧微微战栗，却又隐隐约约含着水光，仿佛已准备好迎接一场性事。

殷寿床上的人他哪里敢肖想，但殷寿已强硬的抓起他的手，按在那只屁股上。

崇应彪闭着眼，受不了这样的氛围，只闪电般碰了一下，就缩回了手。殷寿大笑着捧起被子里那人的头，隔着被子亲他。被子里的人浑身抖得不像样子，发出的声音也像被锁在喉咙里一样闷闷的，听不出是谁。

“把手插进去，或者打他。用点力气，他喜欢这样。”殷寿将那人的上半身抱在怀里，将两条腿分开，后穴正朝着他，“我记着你是喜欢去光顾营妓的，也给不少女人赎了身，难道还不会么？”

崇应彪惶恐的低下头，他倒不是真的总去找营妓，但给那些可怜女人赎身是真的。他将心一横，想快点结束这场折磨，将手指在前端分泌出的淫液那打湿，粗暴的插进这人的后穴里搅动。

那人发出一声惊喘，声音有些耳熟，但他不敢细想。

他近乎面无表情的对着那湿滑的后穴抠挖，间或拍打他的阴茎，好在他虽没有耐心也没有技巧，那人也足够敏感，在他觉得这场折磨马上就要到达无法忍受的临界点时，那人终于射了。

崇应彪松了口气，他连忙站起身，顾不上擦掉手上的白浊，乘着殷寿笑着将那人抱起来亲吻，注意力没放到他身上时，连忙脚底抹油般的告退溜走了。

殷寿也没功夫管他，在崇应彪逃走脚步声彻底消失后，他揭开遮盖住儿子的薄被，见儿子满面潮红，眼睛哭得很是可怜。他亲了一下儿子的眼睛，见他此时才松开咬住嘴唇的牙齿，卑微的问：“父王，你是想让人来禽我吗？”

殷寿怜惜的摸他的脸，将他按在床上，抽打他的屁股。殷郊被打得连连惨叫，却又不敢挣扎。殷寿打够了，才把他转过来，掐着腰抽插。

“我当然可以。”殷寿亲吻儿子的鬓角，“我是你父王，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，也能让别人对你做任何事。”

“别违抗我。”

他父亲最后这样总结道。

13.

殷郊在没能抢回封神榜的日子里闷闷不乐，姬发来找他郊游或喝酒，他也在享乐中感觉到心头好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。

大殿上被杀之人的血、姜子牙疯疯癫癫的话，开始频繁侵扰他的思绪，而父亲与日俱增的冷落与疏离，更让他焦躁不安。

在监视祭台施工的日子里，他有那么一两次和殷寿上床，但殷寿在性事上对他兴致缺缺，更多的时候，殷寿都搂着苏妲己，在摘星楼夜夜笙歌。

越来越浓重的不安笼罩着他，有时彻夜难眠，他想起没能被抢夺回来的封神榜，惊出浑身的冷汗，难道因为他这一失误，父王和天下百姓便没救了么？

很快他又想到今日一早便听说，父王要四大伯侯之子在龙德殿弑父。是他们乱臣贼子，罪有应得，还是父王已经疯了？他又不自觉的发抖，一个疑虑真正出现在他的心头，父王真的肯自焚祭天么？

他在这样的惶恐不安中栖息于母亲的寝宫，母亲亲手用白纱替他将头上的伤包起来，陪伴在床前等他安睡。

自东伯侯亡后，姜王后日日素衣，为他戴孝，眼中的忧虑与愁苦再难以压抑，只有面对孩子的时候才勉强笑一笑。

“郊儿早些歇息。”母亲捏好被角，缓缓站起身。殷郊仰头看去，母亲背着月光的身影有些难以捉摸的坚定，他心头惴惴不安，抬手就要拉住母亲。

姜王后柔软的手指轻轻捏了一把他疲软的手：“无论你父亲如何，郊儿，你是母亲的孩子。”

姜王后走了很久，殷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打开窗看窗外的一颗槐树。

槐花洁白，如一场大雪般纷纷扬扬的下落。殷郊抬起眼，看见了槐树下青衣的母亲。

母亲浑身湿透，向来梳得端庄秀丽的长发披散在肩头，她悲戚的看向殷郊，颤抖的嘴角流下一缕鲜血。

殷郊登时丧魂失魄，惊叫了一声：“母亲！”

姜王后的步子很快，她好像一步就从槐树下跨到他的面前，抬起满是水珠的手，痛苦的抚摸殷郊的侧脸：“我的孩子……”

殷郊跪下去，抓住姜王后的手，语无伦次：“母亲，你……你是怎么了？何人害你？”

姜王后轻轻柔柔的抚摸他的脸颊，又用手指眷恋的梳理他的头发：“郊儿，母亲含冤而死，阎罗不忍，放母亲回来与你见最后一面。”

殷郊茫然的抬起头，发现丝线般的月光穿透了母亲的身体，他感到难以言喻的悲伤：“是谁？”

“苏妲己。”姜王后的身影已经淡了，她的声音虚无缥缈，如一缕轻烟般消散在月光中，“她不是苏妲己，是一只狐妖，母亲被她杀死在浴池中。尸身就埋在了槐树下。”

姜王后的身影彻底散去，殷郊大叫一声“母亲”，满头大汗的从床上醒来。

他顾不上梳理仪容，抓住放在床头的鬼侯剑，跌跌撞撞的冲出房门。

院子里的场景和梦中一模一样，他以剑为铲，挖开槐树下松软的土壤，看见了一具青衣的、湿漉漉的尸体。

他看到剑锋上有肮脏的泥和红色的血——他母亲的血。梦中抚摸过他脸颊的那只手，浮着青紫的血管，惨白的、安静地躺在泥土中。

他头颅中只剩下一片激烈的轰鸣，是什么人杀了他的母亲？是——是苏妲己，又或者不是那个小姑娘，而是一只狐妖。又是什么人将他的母亲如此仓促的埋在地下？这个生前温柔、高贵、喜欢洁净的女人，尸身沾满了血，随意的被埋在槐树之下。

是他的父亲。

殷郊恍恍惚惚，他握紧了鬼侯剑，剑刃锋利，险些划伤了自己。

不是的，父亲是天下人的大英雄，他们本该一家团聚，却因为狐妖的魅惑，而惨遭分散。

殷郊仰起头，在他的哀鸣声中，天边的皎月似乎也成了血色。

14.

他杀不掉狐妖！

殷郊被一脚踹飞出去，胸口闷痛，面对着殷寿“你果然是要弑父”的暴怒声，他惊叫起

来：“她不是人，是狐妖！”

她杀了我的母亲，你的妻子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动容吗？

狐妖得意的笑着，躲在殷寿的身后，艳丽的面上全是有恃无恐。

殷郊的愤怒连带着呼吸颤抖，他提着剑，难以置信的抬头看他的父亲。

“想要我的王位，你也太心急了。”父亲往前紧逼一步，杀意在他的眼睛里浮现。

对生命危急的直觉让殷郊往后退去，他忍不住又去看了眼狐妖，她果然没有一个人类的样子，像只狐狸似的在父亲身后爬行。

惊惧和无法置信的猜想在他的脑中成型，他竟不知父亲对他居然有着这样强烈的杀意。

殷郊无从细想，他在父亲紧逼的脚步中破窗而出，重重的摔在粗重的围栏上。

15.

殷郊半跪在宗庙里，身后的姬发在拿着绳子比划，小心翼翼的缠在他的手臂上。

“太松了。”殷郊动了一下胳膊，绳子就滑了下去。

姬发又把打好的结解开，重新缠在他胳膊上：“我怕你被勒得受不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这样能行么？”

殷郊心底像有个黑洞，无限的吞吃着他的勇敢和底气，但他回头看着姬发忧虑的眼睛，还是坚定的点了点头：“只要父王看见狐妖的真身，他就一定能清醒过来。”

姬发好像叹了口气，殷郊回过头，有些歉意的笑了笑：“连累你了。”

“唔，这有什么。”姬发从他的身前收回手，无意间碰到了赤裸的胸膛。

小时候这样的触碰有很多，但两人进入可以被称为少年的年龄阶段后，这样的接触就少了起来。

姬发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看了眼手中的粗绳，没将那个结系上，而是小声道：“殷郊，其实我……”

他后半截说得混乱，几乎要吞进肚子里去了，殷郊没听清，又问：“什么？”

姬发闭了闭眼，认命般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殷郊转过身，绳子本就没缠稳，他很容易的挣脱了束缚，凑到姬发的身旁吻了他。

姬发被吓住了，呆呆的立在原地，没有反应过来。

殷郊觉得很疲惫，他想，他其实从没有试图用性去多挽留父亲，只不过被父亲赞许的目光所蛊惑。他贪图的是父亲多一点的亲昵和注视，但真正将自己赤条条的放在父亲面前时，他却又不奢求以此来换取更多的东西了。

他爱着父亲，以幼子对父辈的仰望和孺慕。

母亲之死，让他如大梦初醒，惶恐的开始回头审视那无数次的父子乱伦。是他错了，他不应该开启那样的关系，神明开始惩罚他的孽债。一无所求，就该一无所有。

“对不起。”殷郊对姬发说，“我爱着父亲。”

16.

“我其实知道父王不爱我，我不太看得出他有没有爱过谁，但肯定不爱我。”

姬发在殷郊的阵阵嘶吼声中，强迫般的让大脑播放着不久前殷郊说过的话。

“但他爱不爱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血肉至亲，血脉让我们根本无从割舍。我想事情可以在今日结束，他还能变回曾经的那个父亲。我.....我不能执迷不悟了，我应该像他一样的外出打仗，做一个他那样的英雄。”

“让我离开，或许会好些。”

殷郊崩溃大哭，因最后一丝信念的崩塌而痛苦恼恨。他早就应该知道的、早就应该在第一次看见苏妲己在父亲床上时就停止给父亲寻找借口，去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他父亲本来模样的。

子之于父，要如何割舍？唯有剔除一身血肉，将性命偿还于他罢了。

他骤然清醒，知道殷寿此刻恐怕很高兴，自那日他提剑入摘星楼刺杀妲己，给他按上谋反弑父的罪名后，殷寿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杀死自己的儿子。他的父亲足够了解他，然而到了今日殷郊才明白，他们之间因为了解而没有爱，而是越发深入刻骨的恨与妒。

殷郊看到父亲手中原本犹犹豫豫的剑尖向着自己坚定的竖起来时，他满心的愤怒和痛恨彻底爆发，向着那锋利的剑尖冲去。

姬发大叫一声，冲去将他护在身下，再一抬眼，殷郊已彻底晕死过去。

他颤抖着将手从殷郊的身上挪开，抬起头，殷寿冷冰冰的盯着他。

“去杀掉你的父亲，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殷商的太子。”

姬发听着这句话，脑子里混乱不堪，他跪在地上，看着殷郊被人拖出去。他还没来得及想出对策，殷寿突然露出一个恶劣的笑，托起他的下巴道：“我那个好儿子，跟多少人睡过？”

姬发愣住，继而惊惶而难以置信的仰视着殷寿：“没有.....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说，“太子没有.....他.....”

殷寿嗤笑一声，对姬发的回答浑不在意，他不必去关心一个婊子接待过多少恩客，哪怕那曾是一个身份贵重的婊子。

“把你父亲杀掉之后——”殷寿漫不经心的点燃火把，将其扔到祖宗牌位上，头也不回的，说，“把他送给你一晚，也不是不行。”

姬发跪在地上，他一时起不了身，殷寿搂住妲己，癫狂的笑道：“快些，快些！你要是不去找他，这个朝歌，有多少人在觊觎他？”

17.

地牢里有猛兽的嘶吼和磨爪的声音，这里是人间的幽冥，日月的光辉照耀不了这里。

崇应彪走的每一步都有回声，这让他走的前几步惴惴不安，好像那回声里也响彻着他的野心与不轨，但后面走的几步就好了许多，他看见那个落魄太子，蜷缩在牢笼的一角。

崇应彪手中拿着鬼侯剑，那把剑本应该是殷郊的，他带着剑，起因是想要炫耀，想给这个落魄太子多一点打击。

殷郊只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囚衣，神色浑浑噩噩，崇应彪用剑柄戳了他，他才受惊般哆嗦了一下，抬起头来看人。

他看见是崇应彪，神色崩溃了一瞬，又很快沉寂下去。

殷郊没说话，这在崇应彪的意料之中，他蹲下去，把鬼侯剑放在太子能看见的地方，神态有些自得的轻松。但这轻松是装出来的，他在路上想了很多可以戳殷郊心窝子的话，此时居然有点开不了口。

“他把鬼侯剑给你了？”

殷郊这么说，也在崇应彪的预料之内，于是他摆出预演过的得意面孔，得意的说：“是啊，大王说我是比你更好的儿子。”

殷郊扯了扯嘴角，崇应彪不确定他是不是笑了，于是他凑得更近了些，想看清楚殷郊此刻的神情。

但下一句话就不在崇应彪的预料之中了，殷郊问他：“你给营妓赎过身，你知道在冀州那边，买下一个营妓需要多少钱么？”

崇应彪没预演过这个问题，他想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冀州苦寒，饭都吃不上了，营妓能值几个钱？大概.....就二十大贝吧。”

殷郊这下是真的笑了，他一边笑一边咳嗽，从胸腔里冒出来的声音像是咯血：“原来.....也不过二十大贝.....”

崇应彪去摸他的胸口，怕他这样癫狂的笑下去真把命笑死了，毕竟那颗脑袋还需要留在明日的刑场上来砍。

殷郊毕竟没有吐血，他笑了一会儿，慢慢安静下来，平静的问他：“你来做什么，是他叫你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崇应彪犹豫了一下，又唾弃自己这片刻的心软。他重新支起恶劣和得意的笑说，“大王让姬发去杀姬昌了，他要去杀死自己的父亲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杀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就能取代你的位置，他来做大商的太子，而你，你只能当大商的罪人。”

他满意的看着殷郊瞪大了双眼，嘴唇颤抖着，啜嚅的说：“他为什么.....”

那颗被按在崇应彪手掌下的心脏激烈的跳了起来，他感觉自己像握住了一只拼命挣扎的鸟雀。他把手掌收紧，听到殷郊痛苦的哭泣和喘息，他欺身上前，咬住那张日思夜想的嘴唇。

殷郊在他身下挣扎，锁链当啷作响，崇应彪第一次这么轻松的制服他，抓着他的头发将这个吻加深。殷郊愤怒的咬他，他抬手卸掉殷郊的下巴，在剧痛中勾连他的舌尖。

殷郊在他的身下哭，这让他兴奋不已，解开了衣衫后摸着殷郊的脸问：“你哭什么？你难道没被你父亲禽过吗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一晚军营里我看见了，后来在摘星楼，大王床上的人是你，我也认出来了。”

殷郊睁大眼睛，发出细微的呜咽声。崇应彪自暴自弃的将他抱在怀里，殷郊被锁链缠住的身体让他觉得冰冷彻骨，他为了取暖，更用力的抱紧了他：“我说姬发会取代你的位置，你又哭什么呢？反正你明天也要死了。”

崇应彪很用力的禽他，殷郊的后穴没有好好扩张，很是干涩，两人都不太好受。但崇应彪不想管那些，他好像已经忍耐了太久，他想看殷郊跌落尘埃，然后殷郊就跌落下来了，落

在他这个卑劣之人的怀里。

他与殷郊耳鬓厮磨，听他绝望的喘息和呻吟，他着迷的摸殷郊的喉结与后颈，想象明日会从哪个位置断开，让这样美丽的躯体失去生机，变作青紫的死肉。

你也会因为不被爱、被放弃的而哭吗？

他贴着殷郊的脖子去听，听里头奔腾的血液的声音。他感到自己脸上也有泪水的纵横，他也哭得如同被遗弃的幼兽一般，殷郊渐渐的不哭了，扶住他的后脑。

崇应彪突然很想听听殷郊要说什么，他“咔”一声扶上殷郊的下巴，和那双痛到水光潋潋的眼睛对视。

殷郊绝望的说：“我恨他逼迫姬发，他不应该这样折辱和消磨他的善良。那你呢，你哭什么？”

崇应彪脸色大变，他抽身而出，狠狠的甩了殷郊一个耳光。

殷郊被他打得偏过头去，镣铐又将他的身躯压倒，赤裸着蜷缩在地，好像已经没了生气。

“大王恨你！他要杀了你！”崇应彪大叫起来，恨在他的血管里流淌，“你被放弃了，他不爱你！”

殷郊斜过眼看他，乱发之中，那双眼睛高傲又悲悯。于是崇应彪明白，自己无法玷污他。他退后一步，抽搐着肩膀，扯出一个笑：“他命了人来，就为了作践你。”

殷郊不说话，他将眼睛闭上了。

崇应彪恨恨的转身，将牢门用力甩上。

18.

殷寿走下地牢的台阶时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喘息和咒骂的声音。

他顿了一下，加快了脚步往里走。

他那孽子正被人按在身下，四五只手在他的身上杂乱无章的摸索，将手指塞进他的嘴里搅动出涎水，再探进身下的臀缝里，逼迫出情热的喘息。

那臀缝和腿根处不知承接了多少次性事，已有一片干涸的精液，两条腿颤抖着，合也合不拢。

殷寿驻足，背着手观看，没惊动那边的四五个人。

殷郊早就没了力气，他口中喃喃的骂了句什么，惹得面前一人勃然大怒，抓起他的头发扇耳光。殷郊嘴角有鲜血流出，他低垂着头，闷闷的咳嗽。

那人看了一会儿，捏住他的两腮，把自己的阴茎塞进他嘴里。殷郊的神智被打得不大清醒，他下意识含住塞进嘴里的东西，虽恶心得想吐，却下意识的吮吸起来，惹得几人大笑不止。

那人爽得眯起眼，抓着殷郊后脑的头发，大开大合的舐他的嘴。殷郊险些含不住，他呜咽着，努力用喉咙去承受陌生男人的性器。

另一人看得眼热，掰开殷郊的双腿，随意撸动几下就塞了进去。被殷寿刻意调教过的后穴立即就将它包裹住，依依不舍的往里吸。他骂了一声：“不亏是大王赏赐的婊子。”



殷郊在这个称呼下清醒了一瞬，浑身酸胀的疼痛和难以言明的刺激让他发出小兽般的哀鸣，他四肢被镣铐死死压住，只有轻微的转身间隙，另外一人不肯闲着观看，便抓住他的脚，放在性器上磨蹭。

他无从挣扎，只能越发激烈的颤抖。

身前那人在射精过后，放过了他的嘴，耐心的玩弄他的前身，殷郊靠在他怀里哭着射了一次，后穴绞紧，使得身后那人也射在了他体内。

殷郊在朦胧间抬头，看见了几步之外的殷寿。

他艰难的朝殷寿伸出手，惶惶不安的想抓住点什么，他想、他想父亲总不至于此，要找更多的人来玩弄他的尊严，好叫他碎得更彻底一点。那总是他的父亲，不会真让他如一个营妓般遭人玩弄。

那几人也注意到了殷寿，局促不安的放开殷郊，让他得意挣扎着摔下去，爬向他的父亲。

他如一滩烂泥般摔倒在地，身后流着陌生男人的液体，艰难的爬向殷寿。

“父……”

他没叫出来，指尖只差一点就能碰到殷寿的衣摆。殷寿低头看着他这乱七八糟的儿子，那张屈辱和憔悴的脸上淌着泪，将他当做救命稻草般来拉扯他的衣角。

殷寿发现，果然这个孽子饱受折磨的样子才最让他满足和喜悦。

“继续，不要停，别玩死了就好。”他笑了一下，殷郊的眼睛登时睁大了，他难以置信的仰头，伸向父亲的指尖紧紧攥了起来。

从他身上继承的血好像到此时才复活了，那个残破的躯体上寄生着残忍的死气，属于成汤的暴戾和阴蛰在那张漂亮到惊人的脸上浮现。那是属于王的血脉，他的儿子。

殷寿感到自己的血也沸腾了起来，他踩住殷郊的手，将拳头生生碾开，欣赏儿子剧痛之下凌乱的眼睛。

“都滚出去。”殷寿下令，所有人慌忙提起衣物，朝着地牢外跑去。

殷郊没被脚步声惊扰，他阴狠的眼睛死死的锁在父亲身上，像一头恶狼般，试图啃食殷寿的血肉。

殷寿毫不犹豫的甩他耳光，拿起刑具抽打他。殷郊在血肉横飞间一声不吭，他蜷缩起来，恨意也随着血珠四处飞溅。

殷寿打够了，将只剩一口气的儿子提起来，插进去自己勃发的欲望。

殷郊暴怒的挣扎，他感到自己正被父亲用这种方式一遍遍的杀死，浑身的痛感都已麻木，精神崩塌了数次，两人都是一身的血。

“你不是我父亲。”

在欲望的巅峰，殷寿听到儿子绝望而怨毒的声音。

他用力抽他的耳光，不在乎殷郊是不是早就晕了过去，他将自己多年来受到的屈辱、所有的野心和嫉妒，统统报复在儿子的身上，将自己最暴虐和残忍的一面统统展示给儿子。

他抓着儿子的头发，对着他的耳朵怒吼：“你是谁的儿子？”

殷郊闭着眼，软软的倒在他怀里，好像永远不会醒过来，而他没有办法唤醒他。

19.

殷郊死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，他看着殷郊的头被一刀砍下来。

殷寿端起人头做的酒器，命令宫人们将殷郊这个罪人所有的东西翻出来付之一炬。狐狸从宫殿里跑出来，好奇的四处嗅，不时翻找出一个有趣的小玩意。

殷寿任由她去，反正这只狐狸为了救他元气大伤，他现在不介意让她自由一点。妲己翻出来一个很久的拨浪鼓，鼓锤都掉了一个，破破烂烂的。

妲己把拨浪鼓举起来，问他这是什么。

殷寿想了想，一些很久远的、被他扔在记忆深处的东西浮现出来的一点，他漫不经心的告诉妲己这是拨浪鼓，哄小孩用的，殷郊小时候哭得很烦，他就做了这个东西去哄他，不知道为什么没被扔掉。

妲己乖乖点头，把小鼓塞进怀里。

殷寿抬手想阻止，但妲己已经再次钻进那堆山一样的遗物中去了，他又把手放下，想不过是个小玩意儿，给她也没什么。

他打了个呵欠，有点烦躁的想这个罪人的东西怎么这么多，零零碎碎，翻都翻不完。他听到一阵“丁零当啷”的声音，寻声看去，妲己又拖出来一个箱子。

这东西殷寿记得，好像是那个孽子行军时就带在身边的。

箱子有锁，妲己废了一番力气才将箱子打开，她很惊喜的拿出一块很平整的兽骨，献宝一般凑到殷寿的面前。

殷寿摸了摸她的头发，将那个兽骨拿起来。

上面是一副很精致的画，他自己骑在马上，殷郊也跟在他身旁，少年的脸庞还很青涩和稚嫩，命途还未向他张开魔爪，万卷书千里路才刚刚开始。他仰起头，充满敬佩和孺慕的看向身旁的父亲。

殷寿把这块兽骨翻来覆去的看了两遍，嗤笑着告诉妲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妲己觉得很可惜，但还是依在他身旁，看他将兽骨一把扔进火海中。

火舌很快吞噬了兽骨，殷寿搂着妲己，看火焰越烧越高，将殷郊在王宫中留下过的痕迹全部燃烧干净。

番外

望断行云无觅处

1.

殷郊醒来的时候没感觉到疼。

这么说其实不太准确，疼是刻在了记忆中的，他痛到撕心裂肺、天旋地转，抱着头就要滚在地上。

杨戩很及时的把他按住，在他呼痛之前摸了一把他的脖子，很冷静也很及时的问他：“真的疼么？”

殷郊迷迷糊糊的睁眼，杨戩一身纯白的道袍，在他看来熟悉又陌生。他没说话，指尖触及到了脖子上一圈微微凸起的疤痕，意识到肉体上的确是不疼的。

你是谁？他说不出话，用口型问。

“杨戩。”杨戩指了指自己，又指指他的脖子，“师父说你可能暂时说不了话，不用担心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”

他还是睁着眼，目光直直的。杨戩说：“可能记忆也有点问题，师父说.....以后会恢复一些，但不知道能恢复多少。”

殷郊张着嘴，很费力的挤压着喉咙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粗哑难听，小得可怜：“姬发，还有.....殷寿。”

杨戩似乎有些意外，他在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，于是没来得及按住突然剧烈挣扎着起身的殷郊。

殷郊四肢软而无力，他扑到镜子面前，愣愣的看着镜中脖子上有道血线的自己。

他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又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，昔日爱穿的华服与叮当作响的佩饰没有了，一身轻纱素服，长发也散落在肩头，脸色如冰雪中诞生的一般惨白。他眼中有死气和空茫，他不确定这究竟是不是他自己。

杨戩站在他身后，看他轻轻抚摸脖颈间的那道血痕。

我在哪里？他这次却没说出声来，杨戩观察着他的神色，看懂了：“此处是昆仑，十二金仙共同施展法力将你救回来，只是脖子上的血痕消不掉了。”

殷郊没说什么，他将手放下去。脑中闪过许多零碎的画面，他看见了奢华的宫殿与身负枷锁的奴隶，还有骑着马的姬发，以及遥远的殷寿。

但这些画面琐碎到无法让他拼凑起来，他能感觉到的只剩下血管里横冲直撞的恨意。

他这下是真觉得疼了，头很疼，但又不知道哪里在疼，他只好闭上眼，逆来顺受般的让杨戩将他扶起来，接受自己身在昆仑的命运。

2.

昆仑山上没有时间流逝之感，只有翻滚的云海和灼灼的桃花。

殷郊王孙的习性很快的被日日苦修所抹平，他与师兄们一道削竹采药，修习仙法，闲暇的时候也抚琴。他渐渐的回忆起自己的母亲，关于朝歌的记忆是从母亲这里展开的。

他更愿意去回想那些树下抚琴的日子，此时他的心境平缓，甚至可以有暖意蔓延。

习剑的时候却会闪回殷寿，他数次因回来的记忆而心绪波动，痛意从脖颈处的伤痕开始蔓延，一直痛到心脏那里去，他也因此难以控制刚修炼出来的法相，那巨大的三头神在云间一步踏空，直直的朝着人间跌去。

杨戩和哪吒脸色大变，追着那收不回的法相而去。

殷郊脸色惨白的跌坐在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他已经习惯疼痛了，但脑中的画面让他难以忍受，只能伏在地上发抖。

师父看着他，等着杨戩回来了，才说：“去人间看看吧。”

3.

杨戩问他，如今恢复了几成记忆？

殷郊算不出来，他现在只记得母亲和姬发，以及脑袋掉下来时的天旋地转。殷寿在他的脑海中出现时，总是裹带着化不开的黑暗，只一眼就叫他肝胆俱裂。

杨戩很体贴的让他不必刻意回忆，也没问他想要去哪，他们没到天命需要他们下山的时候，不必叫凡人看见。两人隐去身形，随着呼啸的长风日行千里。

北崇的雪和西岐的滚滚麦浪都看过了，人间连年灾祸，白骨就那么随意的被搁置在荒野上。两人沉默不语，城内的姬发在操练兵马，殷郊隐于半空中看他，像一个小小的黑点。

这很好。殷郊默默的想，姬发在毫不畏惧的迎接全新的命运，日月轮转之间，总会将灿烂的朝阳洒落在他的身上。

那么我是什么呢？殷郊在自己的身上闻到了腐朽的、死亡的味道，他回过头，已然望见了朝歌，他在此时不需要星盘，窥见了这座城市的结局。

这是一座庞大而嗜血的城，也是一朵开到了糜烂的花，等着“啪”一声从顶端坠落。

他在下一刻见到了殷寿，牵着盛装的妲己，要册封她为王后。杨戩用三叉戟拦他，说话的语气居然还能保持温吞：“此时你杀不了他。”

滔天的愤怒过后是无限的悲凉，他走下云端，化作面目全非的客商，向路边的妓女讨要一碗水。

妓女穿着红色的衣裳，妩媚的发丝衬托着她小巧的脸颊。她故作媚态的抬眼，却见眼前的人面容淡漠，看向她的眼睛里只有悲哀，没有半分轻视和狎昵。她一时愣住了，片刻后惶恐的将一碗水奉上。

殷郊喝了水，茫然的问她：“若是要给你赎身，需要多少钱呢？”

女孩的眼神在一瞬间展露出狂喜，但那喜悦又很快消弭，化进更深的愁苦与哀怨之中：“客官何必问，约莫需要黄金才可买下一名朝歌的妓子。可就是赎了身又如何，离了此地，妾该向何处寻觅生路呢？”

杨戩从怀里掏出几枚贝币放在女孩的手中，女孩抹去眼泪，向他们告别。

4.

殷郊记得，母亲曾在幼时将他抱在膝上，给他讲述朝歌城是殷寿平定东夷归来时取的名字，有“喜迎朝阳，高奏凯歌”之意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殷寿从门外进来，高大如神邸的身影挡住了天光，在殷郊的眼中如一座山那么高。

他从母亲的怀里跳下来，扑向父亲，从他的手里接过来一面由父亲亲手制作的拨浪鼓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与父亲有关的温情回忆么？

殷郊站在淇河边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映照出他茫然的脸。

他不记得了。

他们都不是朝阳，是从清冷夜空中将要坠落的晦月。

但他记得那只拨浪鼓，被他无意中弄坏了一边的鼓槌后，就小心的收藏进了柜子里，每次

回到朝歌，又或是被殷寿责罚，他就将柜子打开来看一看。

那只拨浪鼓如今又在何处？

他没去深想，转而下意识的摸向怀中常放的兽骨。他记得那枚兽骨是准备献给殷寿的，但他总是来不及，殷寿总是急匆匆的占有他，又急匆匆的将他赶走，然后滔天的恨意就将所有对于殷寿的情绪取代了。

兽骨也不见了。他觉得心底有些不知所谓的失落，像丢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，但又无法，或者说是不能去寻找。

他站在淇河边，原本是打算祭奠一点什么的。

他祭典过母亲了，而他自己也算是死了，他该有自己的忌日。

“你那里有二十大贝么？”

殷郊问，杨戩很快又从怀里取了贝币出来。

殷郊捧着这袋钱币，从中数出二十枚沉入淇河。河水比他料想的要深，贝壳晃晃悠悠的沉下去，被水流带着往前走，又或是隐入河底的沙土。

他站起来，感到了自由。

星辰自东方而来，又往西方而去，他一身白衣，不带半分装饰，仿佛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殷商的太子。杨戩在身后看他，没问他在做什么。

他能看到一整个王朝更迭的血色都压在殷郊的身上，但只有此刻的殷郊是自由的，未来的命途不必过早的被知晓，那些缠绕在殷郊身上的线短暂的放松了一刻，他可以自由的走向任何一个方向。

他不必多言。

殷郊回过头来说：“我想去西岐找姬发。”

殷郊正像他们每一个人所期盼的那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走去。

他的记忆究竟有没有回来，又回来了多少呢？他真的能在将来砍下他父亲的头颅吗？杨戩有些看不明白了，他盯着殷郊的背影，想像研究星象一般的去研究他。

那身影如梦似幻，杨戩觉得自己有些迷惑了。

殷郊在此时顿足，平和的回头，像是要解答他的疑惑：“我一定要杀了殷寿。”

杨戩在遥远地平线上出现熹微光亮时终于看清楚了，殷郊怜悯城中的女孩如同怜悯自己，他有处可去，只因他不是走在一条生路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